

# 東排灣族頭目登基（冊封）儀式 看陶甕象徵意涵的變遷

林建成

## 前言

陶甕與東排灣族的關係淵源深厚，在過去族人把陶甕視為珍貴的財產，家中擺設貴重的陶甕愈多，就表示在部落社會的地位愈高。古甕也用來裝置貴重物品，包括琉璃珠、銀鐲子等，當成傳家之寶。

頭目家族甚至在年祭時，祭拜太陽神、天地神及祖靈等，必須以專為祭祀用的陶甕，裝小米酒來進行儀式，嫁女兒時也會當做聘禮，再製作一個頭目的陶甕，隨著女兒嫁到夫家，代表著頭目分出去的勢力延伸。

在傳統文化迅速褪色的現代社會，東排灣族由1999年至2003年，四年之間先後有四個部落舉辦頭目登基（冊封）儀式，分別有「Kaladalan、Patjalinuke」兩大部分頭目交接登基。另外在排灣族區域分佈廣泛的Ruvaneyeav家族大頭目高武安，也特別冊封東排灣的「Rulaks、Katipul」部落頭目，試圖對日益式微的頭目制度傳承，在變遷的環境中找出一條因應之道，也期望帶動部落文化的復振。在排灣族頭目或貴族體系中，擔負重要意涵的陶甕文化，則隨著新的思維，無論在製作形式或象徵意義，更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與改變。

## 東排灣族部落的陶甕傳說

東排灣族傳說中，陶甕與祖先來源關係密切，經常與族人崇敬的百步蛇相互結合，彼此間也有著相當關聯：

一、傳說中太陽生了一個蛋放在甕中孵化，在太陽的高溫下誕生了百步蛇，後來百步蛇與頭目女兒成親，在族人眼裡是一條巨大的百步蛇，但在女兒眼裡卻是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子，在迎娶回山後，鬼湖聖地卻漂來一個刻有百步蛇紋的陶甕，蛇女婿將它送給頭目當做聘禮。

此後，百步蛇與人和平共處，直到有一天百步蛇生下的一對雙胞胎姊妹回到部落探親，被一位老婆婆看到是兩條蛇，便以煮沸的滾水燙死了，引起百步蛇族的憤怒，才開始攻擊族人。（Bilalaun部落之一）

二、很久以前，排灣族有兩兄弟到山上砍柴，發現到山頂上冒著白煙，兄弟倆人感到十分奇怪，弟弟就跑在前頭去觀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到了山頂上，除了一個陶甕外，別的一樣也沒有。

弟弟想把陶甕帶回家，於是將



它裝進背袋裡，走沒幾步袋子就輕了，回頭一望，陶甕又回到原地，連續幾次，陶甕就是無法被帶走，弟弟只好等哥哥前來幫忙。

哥哥隨後上到山頂，兩人就合力將陶甕帶回家來，並置於家屋內中柱，經過陽光照射，有一天陶甕突然破裂，生出了一個孩子，這即是排灣、魯凱族的祖先。（Bilalaun部落之二）

三、很久以前有一位老人，經常聽見有人在講話，他遍尋不到，最後聽見原來聲音出自lerlerdan陶甕裡，老人家發現有一顆蛋在裡面，經過太陽曬，蛋一天天長大，終於將陶甕擠破，誕生了排灣族Malerderber祖先。

一直傳到Lavagau時代，百步蛇是跟他們住在一起的，它有一個專門的gabaders（竹編容器）窩，每天坐在Lavagau旁邊，當有其他部落人侵犯時或對Lavagau不利，百步蛇頭會昂起來，並且全身變成紅色，發出可怕的「tsi」聲，Lavagau就會安撫牠，表示「身為頭目的人，不能如此隨便發脾氣」，百步蛇就會恢復原來樣子。

有一天百步蛇托夢給Lavagau，說到自己老了，必須要離開，明天清早將它放置在tsatsavan（進入部落的涼台），百步蛇說，請族人放心，牠會永遠保護族人的。Lavagau醒來後，趕在太陽出來前，就將gabaders放在tsatsavan上，等中午時再去看，百步蛇已經不見了。

排灣族人稱牠為adjubi，百步蛇為gaadubian，老人家說蛇愈長會愈

短愈粗，最後變成小鳥galis，她小時候在舊部落下方與好幾個孩子一起游泳，就曾經看過一隻成長的gaadubian，大約僅一尺半長，如大碗盤般粗，牠身上花紋是百步蛇，不過移動起來好像是用滾的。

（Baumuli部落之一）

四、過去Baumuli部落在年祭時，就會有七條百步蛇來到部落外圍，族人認為是祖先回到部落來，和大家一起聚集共同生活，頭目家族或懂得與祖靈溝通的巫師，會施法用手捧起百步蛇，供奉在事先做好的竹編或月桃編蓆子上。

族人也會準備好小米酒，用陶甕裝著，當天用竹杯盛裝祭拜的小米酒，獻給百步蛇喝，隨後在祭儀結束後，百步蛇就會自行離去。

（Baumuli部落之二）

五、Malerderber部落有一個陶甕的傳說，從前頭目家，在進門的廳堂上擺放了rerlerdan陶甕，平常都不能去動，保持安靜。有一天一位名叫Vais的vuvu（祖母）發現一件奇怪的事，在陶甕裡多了一顆蛋。

過了一些時候，陶甕裡就發出了「ko、ko」「dou、dou」的聲音，再經太陽照射一陣子，就聽到「gugu」的聲音，蛋裂開就出現了一條adjubi（百步蛇），vuvu（祖母）也夢見祖先告訴她，adjubi（百步蛇）是祖先變的，不要打牠，長大後牠會去看爸爸媽媽，每年回來一次。同時要頭目家的床下，準備放檳榔的竹籃子和一罐酒，讓牠吃睡，百步蛇連續回來了幾年，也都把酒喝光。

有一次頭目家的一位親戚拿著竹子去挑水，在途中碰上百步蛇，乃將牠抱起來，不料百步蛇發現不是平日那位vuvu，以為是aguma（魔鬼），就從脖子上將他咬死，以後因為害怕從此就不再返回部落。

據說Malerderber部落以前頭目的孩子，嘴巴都往上翹起，就是像adjubi（百步蛇）的後代一樣。（Malerder部落）

### 東排灣族陶甕的種類與區別

任先民針對北排灣族人將古陶壺區分為七等級，各有專門的名稱：

**第一等venaleiage lageinawag**--有浮雕狀粘附著蛇形花紋，多為貴族的直系大宗的傳家之寶，決不能隨意流入別人家裡。

**第二等taradag**--有陰刻的蛇形花紋，其重要性不亞於第一等陶壺。

**第三等陶壺pienasinisoag**--有圖案式的蛇形花紋，及浮雕式的乳狀粘附環點，這種陶壺有時在肩部附有穿耳，以便穿繩攜帶，也稱為pienasinisoag potserhigaog，有時做為貴族大頭目家婚嫁時互贈的聘禮之一，但不可贈給較低級的頭目。

**第四等silegct**--僅有普通的蛇形圖案花紋，雜以圈點花紋。

**第五等venavenar**--由兩圈花紋組成，內圈為方格式長方格或菱形方格的點狀花紋，外圈為二或三、四道波波浪形的花紋陶壺。

**第六等ren quieraanie**--由普通的圈或點組成的花紋，環繞在肩部二或三四道。四、五、六這三等陶壺，可以做為大頭目對二、三級頭目婚嫁時的聘禮，也可以做為交換其他物品或出賣給人的貨品。

**第七等peialei ja tso ku tso lan**--只有簡單的點、線組成的花紋，為一般貴族大小頭

●知本部落邏法尼耀頭目冊封





目家所常見的陶壺。此外，還有很多陶壺是沒有花紋的，但此並不因而貶低其價值，這要看其形狀、大小、特徵，和持有者的家世地位而定，有時其被看重，反而在二、三等陶壺之上，這只有他們貴族們才能互相認定，外人無法加以置評的。（任先民 1960：164-165）。

在東排灣族太麻里溪流域部落的陶甕分級，則與北排灣族明顯不同，惟其仍保持傳統上貴族、平民階級區分方式，名稱與分類為：

### 一、Bilalaun部落

#### 1.頭目專用

- (1) vinalingadjvan--年祭時，頭目專門裝小米酒用來祭祀用，所祭祀過的小米酒必須當場喝完。
- (2) badujiwiwe--頭目分家時從主家分得之信物。
- (3) galumus--肩部刻有蛇紋及人頭紋，為巫師（bulingau）盛裝法器，內裝法器如獸骨等，通常在儀式進行或抵抗惡靈侵入時用，例如上山打獵遭蛇咬，將蛇打死後，因害怕蛇靈報復，返回部落後找巫師消災解厄。
- (4) rerlerdan--頭目及貴族結婚聘禮用，被視為最尊貴的陶甕
- (5) lijuwajuwas--唯一有釉彩的陶甕，相傳也是與漢人交易而來，用來放置花生、小米及五穀雜糧，在頭目家中若有客人來訪，從陶甕中取出小米煮食待客之用。

#### 2.頭目、平民共用

- (1) lerglerlengers--釀小米酒用。
- (2) galamugun--圓形有耳，無花紋，肩腹以下有線紋，用來裝貴重物品

的，包括琉璃珠、銀鐺子等埋於土中。

- (3) gerzuer--醃肉、菜用。
- (4) bagasilan--肩部有人像紋及菱形紋，與紋手上的圖紋相似，婚禮時由男方盛酒帶至女方用。

#### 3.平民使用

- (1) magalibon--相傳是日據時期交易而來，用來挑水。
- (2) gachi--相傳是清朝時期交易，用來釀酒。

### 二、Doridorik部落

#### 1.頭目專用

- (1) lijuwajuwas--唯一有釉彩的陶甕，在舊部落年祭時，頭目家裝小米酒用來祭祀用，所祭祀過的小米酒必須當場喝完。
- (2) badujiwiwe--頭目分家時從主家分得之信物。
- (3) galumus--肩部刻有蛇紋及人頭紋。
- (4) rerlerdan--頭目及貴族嫁女兒時可以要求該聘禮，被視為最尊貴的陶甕。
- (5) gulaigulai--呈菱形，頸部有圈形，裝酒用。

#### 2.頭目、平民共用

- (1) lerglerlengers--釀小米酒用。
- (2) galamugun--圓形有耳，無花紋，肩腹以下有線紋，用來裝貴重物品的，包括琉璃珠、銀鐺子等埋於土中。
- (3) gerzuer--醃肉、菜用，頭目分家後使用。
- (4) bagasilan--肩部有人像紋及菱形紋。

#### 3.平民使用

- (1) magalibon--相傳是日據時期交易而來，用來挑水。
- (2) gachi--相傳是清朝時期交易，用來釀酒。

### 三、Baumuli部落

#### 1.頭目貴族使用

- (1) lazuzu--巫師用的陶甕、有蛇紋。
- (2) buchalinga--瓶形、兩側有耳。
- (3) rerlerdan--頭目年祭時的祭祀器，放在櫃子上不能隨便亂動「很貴，買不到，也沒人會做，會走來走去」。
- (4) lijuwajuwaw--上釉的陶甕。
- (5) badujiwiwe--細長瓶形，頭目分家時使用。
- (6) gulaigulai--呈菱形，頸部有圈形，代表項鍊做為裝酒用。

#### 2.頭目、平民共用

- (1) lingaberberber--放置貴重物品。
- (2) gachi--是與荷人換來的，裝水裝酒。
- (3) raruaru--裝酒或裝水。
- (4) gerzoer--醃肉。
- (5) lergergergers--裝酒（林建成 2002：53-55）。

### 陶甕與頭目登基儀式

頭目與陶甕之間關係密切，傳統上做為頭目交接的主要器物，在現代社會中，已經很難再看到。不過東排灣族區域，近幾年有恢復舉辦的現象。金峰鄉正興及歷坵兩村先後辦理，並透過北排灣族 Ruvaneyev 家族血緣關係，頭目冊封典禮上的致贈陶甕儀式，同時也拓展到卑南族知本村「瑪法琉」、「巴卡魯固」和「邏法尼耀」三大家族中，陳興福接任邏法尼耀家族頭目典禮上。

2003年勢力範圍曾經橫跨現今屏東、台東縣九個部落的土坂部落所舉行的頭目登基，則不僅是東排灣族、也可能是整個排灣族內頭目制度傳承的大事：

#### (一) Kaladalan（介達）部落頭目交接

統轄太麻里溪及金崙溪十七個部落的 Giling 家族，於1999年舉辦大頭目交接典禮，場面隆重感人，老一輩族人目睹儀式再現，不禁熱淚盈眶。

交接典禮由數十位身著傳統服飾的青年，在天剛亮時，集合在高玉蘭頭目家前庭，接著繞跑全村報訊息，請族人參加儀式拉開序幕，隨後在頭目家中進行祭祖儀式，在部落長老見證下，高玉蘭象徵性地將一把小米交給高正治，同時昭告祖靈護祐部落並賜予智慧，讓新頭目帶領族人走向光明。

接著，男女老少族人以載歌載舞來慶祝新頭目的加冕繼承，除了歌舞活動外，族人也輪流喝連杯酒，和以射箭、舂小米等傳統技藝活動來熱場。十一點整，交接典禮開始，七十歲的老頭目高玉蘭說，排灣族傳統習俗是頭目死後才傳位給長嗣，但因為社會變遷太大、太快，部落面對劇烈的內外衝擊，她是在山上受傳統排灣族禮教的人，實在無法幫助族人。因此她決定打破傳統，提早將大頭目位子交給長子 Koi，希望部落可以嶄新的面貌面對外來的強勢衝擊。

中午十二點，在長老們優美的祝禱文「期望你如蜂王般吸引族人追隨，將對族人的照顧延伸至樹枝的最末端、地獄最深處。」賜福聲中，三位長老及頭目依序把象徵大頭目的背心、頭冠及大小佩刀穿戴在 Koi 身上，最後由高玉蘭將記錄部落遷移史及大武山區土地所有權簿冊史籍交給



Koi。在象徵頭目傳承儀式後，Koi他當場取下頭冠及卸下佩刀並表示，在排灣部落近乎凋零的時刻接任大頭目，深覺責任重大，他將與族人一起努力，為部落找出條生路，延續部落的生命。

隨後，高玉蘭也把過去僅能由貴族擁有的陶甕與琉璃珠等頭目信物，一一轉贈給曾跟隨、襄助她長達五十三年之執事長老及部落長者，象徵打破階級分明的傳統排灣社會，希望讓更多族人參與肩負起傳統文化薪火延續的重任。在悠遠的排灣傳統樂曲聲中，老人們噙著淚光一邊接過刻有百步蛇圖紋的rerlerdan陶甕，一邊與高玉蘭握手致意，為這份高貴的禮物而心中百感交集，同時也為排灣族傳統文化的重生而感動，在場裡外族人都忍不住落淚，場面相當感人。

#### （二）歷坵村Rulaks部落頭目冊封

在排灣族群中Ruvaneyeav（邏法尼耀）家族分布十分廣泛，標榜擁有強烈的擴散性格，族人居住地區於屏東縣來義、泰武、春日、獅子、牡丹、滿州、三地門，另外也遷居到臺東縣達仁、大武、金峰及太麻里、臺東市知本里等，跨及東排灣及卑南族領域。

1999年9月，臺東縣金峰鄉歷坵的Rulaks部落曾舉行一場十五年來首度舉行的頭目冊封典禮，Ruvaneyeav家族大頭目高武安率領族人專程由屏東趕來，為Rulaks部落新一代頭目佩冠，與Ruvaneyeav家族有姻親血源關係的卑南族Mafaliu家族族人也到場觀禮。

新頭目謝東華在Ruvaneyeav各系頭目的加冕下，分別戴上了頭冠、披掛了傳統披風、佩刀及致送代表頭目信物的陰陽陶甕一對，高武安大頭目則為謝東華在帽

冠上插了象徵頭目的兩根羽毛，正式封為Rulaks部落的頭目，並贈送一塊刻著「邏發尼耀家族魯拉克斯部落頭目」的石板做為信物。

#### （三）Katipul（知本）部落邏法尼耀頭目冊封

2001年8月25日，Katipul（知本）社區Ruvaneyeav（邏法尼耀）家族舉行傳統頭目冊封儀式，陳興福正式接任該家族知本地區頭目。

冊封儀式（livinjer）由屏東趕到臺東Ruvaneyeav家族大頭目高武安主持，巫師以祭歌方式呼喊祖靈，老巫師口中念辭，向祖靈報告冊封頭目大事，高武安大頭目立即為知本頭目陳興福披上象徵頭目的獸皮衣，族人隨後抬上了雕有傳統人像圖紋的石板，進行「立石」儀式，高武安表示，排灣族到一新地方立社，必須先舉行立石，現今改為致贈傳統石雕像，象徵從此之後彼此是一家人，要相互幫忙。

Ruvaneyeav的各氏族頭目也致送了一對陶甕給陳興福頭目，表示傳說中排灣族太陽卵生、百步蛇傳人的傳承，同時也贈送代表「血緣」的小米酒，供隨後聯誼時飲用，融合成為一家人。

儀式接著有氏族頭目頌詞，讚美祖靈同時協助族人建立家園，並簡要講述Ruvaneyeav家族史，最後在大頭目高武安帶領下以「hu、hu、hu」的歡呼聲結束整個冊封儀式。

#### （四）土坂「巴加里努克」部落頭目登基

2003年10月19日，土坂「巴加里努克」（Patjalinuke）部落在相隔六十八年後，再度由女頭目Kaliekie（包秀美）正式登基繼承，成為第十二代頭目。「巴加里努克」部落頭目曾經在清領時期，領導

東排灣族人反抗卑南族入侵，因而勢力範圍達到大谷、古樓、森永、土坂、東高、加津林、富山、霧台及新源等現今屏東、臺東縣九個部落，被視為東排灣族的大頭目。

大約於五、六百年前，居住於大武山「加拉卡巫斯」的排灣族人，在頭目「卡拉飛依令」帶領下，經舊佳興往南遷徙，繞過恒春半島，沿海岸線北上，到了大竹溪出海口，見河水清澈，盛產日本禿頭鯊及毛蟹，乃溯溪而上到「查比亞蘭」的地方，帶路的靈犬伏地不走，同時插地的手杖也深入土中無法拔起，頭目認為這是神賜的新住地，便立石柱、蓋家屋。建立大竹溪畔第一個部落的人，也是東排灣族群的大頭目—卡加日板（Kachareban）。

三百年前，「卡加日板」後代「布拉路優央」與當地的「答鹿答鹿旦日」部落頭目「秋姑」通婚，到第十代的頭目「古樂樂」婚後遷往「布卡里散」，成立了「巴加里努克」（Patjalinuke）部落，也是Patjalinuke部落的最強盛時期。

1939年第十一代頭目Tauwan（包春琴）以18歲繼任，她同時到屏東古樓帶領「拉旦」家族遷往土坂定居，2001年初過世，由於部落中相繼有人懷孕，被視為不潔，因而包秀美的登基延至2003年

（土坂「巴加里努克」部落 2003）。

排灣族頭目登基冊封「家臣」儀式十分隆重，族人事前必須準備小米酒及狩獵，新頭目則到祖靈屋去祭告祖靈，並祈求賜予領導部落的智慧與勇氣。登基當天清早，包秀美頭目先行冊封basalatjan（頭目專屬巫師）、gezi geziben（秘書）、balabalai（祭司）、balisilisi（男覲）、bulignu（女巫師）等。然後由家臣為她分別戴上肩帶、項鍊、琉璃珠、帽冠等象徵頭目的傳家飾物，再分別接受專屬巫師等人的祝福，土坂部落的婦女及小朋友則以歌舞祝賀。

接著進行vunalis儀式，該項「分贈信物」是頭目登基時的重要儀式，土坂「巴加里努克」部落影響力曾經達到九個鄰近部落，因此各部落或家族依慣例均派人參與該項盛典。包秀美頭目以陶甕造形製成的紀念座，一一分給包括來自屏東、臺東等影響所及部落頭目代表，特別的是代表臺東縣長徐慶元出席的縣長夫人陳思慈，也以貴賓身分，獲贈一座小陶甕。

隨著時代變遷，各部落自主性提高，依靠大頭目保護求生存的方式早已失去，部落頭目家族代言人林文川指出，近代部落因通婚或親屬關係仍然往來頻繁，因此這項被視為有重要象徵的vunalis儀式，實質意義已經比較接近「分享」的觀念。

## 結語

東排灣族太麻里溪流域在舊部落時期，對於陶甕各自有一套完整的分類與陶甕使用文化規範。陶甕在儀式中擔任十分重要意涵與角色，頭目藉以傳達了祖靈庇佑部落，族人團結生活的重要訊息，也反映了頭目掌控部落的權力與象徵。



●知本部落邏法尼耀頭目冊封致贈陶甕



而lavinjer的意義在於確認、封立新頭目的新領域，象徵排灣族大頭目家族勢力的延伸，過程中致送的石柱、陶甕或琉璃珠等則是代表家庭身份與地位，尤其陶甕以一公一母，主要是用「生命延伸、源源不斷」來比喻，如果一個貴族沒有陶甕來相襯，等於並未受到族人祝福一樣。因此Ruvaneyeav大頭目高武安不畏路途遙遠，風塵僕僕地從屏東來義趕赴參與Rulaks、Katipul部落盛會，將以往封立小頭目領地的儀式，拓展成為現代家族血源影響力領域，改換成充滿族人期待、祝福氣氛與意涵的場合，有別以往的宣示勢力範圍，應該與社會環境變遷有深遠關係。

至於部落大頭目的登基中的vunalis儀式，過去這項榮耀是由大頭目親自將陶甕分封給支系的小頭目，陶甕是一個重要信物，支系頭目也因而確立彼此之間的關係。

但觀察Kaladalan部落Giling家族大頭目交接，部落勢力範圍雖曾拓及太麻里溪及金崙溪十七個大小部落，陶甕在進行的vunalis儀式中的角色，卻打破了長期以來使用的分封象徵意義。將代表頭目家族尊

貴身分的陶甕，分贈給部落長老，把榮耀全數回歸賦予族人，宣示頭目將與族人共存共榮的決心。對應於老頭目高玉蘭心中的憂慮，部落必須跳脫傳統的思維來面對社會的激烈變遷，其中的轉變及迎合時代的做法不難想像。

2003年土坂「巴加里努克」部落舉辦大頭目登基典禮上的vunalis儀式中，則採取不分族群，凡出席的重要貴賓，獲得相同的待遇，如此將分封權力，改為分享擁有尊貴意義的陶甕，應該較能符合時勢所趨，同時也是頭目家族在環境變遷下，採取的一種權宜措施。

如果再從土坂「巴加里努克」部落近年來的收穫節活動，進行相關的部落禮儀往來比較，頭目家族都準備一份小米糕、豬肉、小米酒等給親屬部落，從中看出傳統部落之間的關係。在歷經部落遷徙、領域更動及現代制度的介入後，面臨新環境的衝擊改變下，過去帶有階級意識的「從屬關係」已日愈淡薄，代之而起的是關係複雜的親屬圈。隨著vunalis儀式的功能轉變，做為象徵意涵的陶甕卻刻意地被保留下來，只是以另一種造形和角色出現。

## 參考書目

任先民

1956 記排灣族雕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 2：164-165。

林建成

2002 族群融合與陶甕製作：以台東縣正興村為例。花蓮：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土坂「巴加里努克」部落

2003 2003年土坂Patjalinuke部落頭目Kaliekie登基儀式書面資料。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